文化經緯

最憐是李煜

蕭飛

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在南京建都。唐朝盛極而亡，出現封建割據的形勢。唐朝宗室後代李昪於九三七年逼吳國皇帝楊溥退位，自立爲帝，並改國號爲唐。因定都金陵，史稱南唐。這是一個偏安江南一隅的地方割據小朝廷，主要佔據着今天江蘇、安徽兩省的南部等地，頗爲自得。

李昪在位七年，無所事事，好在江南人勤勞，又少戰事，社會得以休養生息。這也吸引不少中原人來此躲避戰亂，並帶來了一些生產技術和學術文化。這種虛假繁榮使得李昪悠悠然，整日遍尋長生不老之術，終因服「仙丹」歸天。李昪死，子李璟繼位，爲父親建欽陵，欽陵位於南京城南著名的牛首山風景區內。

中主李璟在位十八年，窮兵黷武，且奢糜無度，導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九五七年，後周派兵侵入南唐，佔領了淮南大片土地，並長驅直入到長江一帶，李璟只好派人向後周皇帝稱臣，但最終還是未能逃過一劫，避兵禍客死南昌。李璟死時四十七歲，其子李煜迎靈柩回南京，在李昪墓側建順陵，史上統稱爲南唐二陵。

李煜是南唐的第三任皇帝，也是最後一代皇帝。他九三七年生於金陵，是個地地道道的南京人，九六一年在金陵登基。這時的南唐已是日薄西山，是個提不起的爛攤子。李煜本不應成爲一個皇帝，他是李璟的第六個兒子，可偏偏五個哥哥早年一一夭折，就剩他一根獨苗，才被推上皇位，命運和他開了個很大的玩笑。李煜在位十五年，由於他生性文弱，是個書生，堅決不肯對外作戰，對將軍的建議一律否定，當起了縮頭烏龜。此公既非明君，也非昏君，更非暴君，應算是個弱君。他沒有什麼政治抱負，是個不諳時事的文人，陪才子佳人詩詞唱和倒是在行，用現在的話說是「官三代」、「富三代」。他實在應付不了朝廷上那一攤破事，對大臣們的奏摺了無興趣，那把龍椅遠沒有後花園的春花秋月能激起他對生活的激情，他恨不能將這個差事隨便交給誰去打理，而讓一群佳人圍着他吟詩作詞。無奈之下，他選擇了對宋稱臣，可當宋太祖趙匡胤令他去開封時又託疾不去。他更像是一隻舵鳥，將頭藏在砂裡，而不管露在外面的屁股。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宋兵攻入金陵，李煜被擄到開封，南唐告亡。因他是南唐的最後一個皇帝，史上稱其爲李後主。

有趣的是，史學家們在記述南唐歷史時，對李煜並無過多的指責，這大約和李煜的被迫繼位有關，更和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密不可分。「治大國如烹小鮮」，說起來容易，他深知自己不是那塊料，若是寫詩作詞倒是無比的自信。可中國封建社會的世襲制又逼着他非當不可，因此這個曾經在歷史上令無數人垂涎欲滴甚至不惜通過毒殺、戰爭才能得到的皇位，對於李煜卻如雞肋。他本可以很大氣地成爲如李白、蘇東坡一樣的大家令人敬仰，可卻因爲自己亡國詩人的身份讓人笑話。他曾給自己取號「鐘隱」、「鐘峰隱者」、「蓮峰居士」，表明自己的志趣只在於秀麗的山水之間過他悠然自在、吟誦唱和的生活。所以說，一味地指責李煜丟掉南唐並不公允。坐在那把龍座上，李煜的靈魂是分裂的，他每日承受着精神的痛苦。我想，在那種內外交困的時世面前，李煜定有種和佳人一起逃往荒島自由生活的強烈願望。

論其治國，雖無可圈可點，但國破家亡卻造就了偉大的詩人。李煜精書法，善繪畫，通音律，尤以詞的成就最高，被稱爲「千古詞帝」。國亡後在「日夕只以眼淚洗面」的軟禁生活中，以一首首泣血的絕唱，使亡國之君成爲千古詞壇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詞話》語）。《虞美人》中一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早已將詩人無以復加的悲情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可以想見一個篤信佛教的亡國之君在此時那種無望、無助、無力、無奈，以淚洗面的悲涼心境，正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據說，宋太宗聽到這首詞後大怒，認爲有怨恨之心，當晚就命李煜服毒自盡。一杯毒酒，一世悲情。李煜死後，葬於洛陽北邙山。我去洛陽出差，無暇去李煜墓看望這位南京老鄉，留下一憾。可憐李煜，扶父親靈柩安葬南京，而再無人爲他魂歸金陵。

作爲皇帝，祖孫三個是一代不如一代，正所謂富不過三代。不過，李煜當皇帝不行，而作爲「詞帝」卻被歷代所稱頌。即便是歷史上的風流人物如秦皇漢武，也不及區區亡國之君李煜時常被人提起，可見文學對於撫慰人們心靈的巨大作用。

往事鈎沉

一張珍貴的照片

倪振良

二〇〇七年秋天，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來訪澳洲凱恩斯，我作爲當地的華人代表有幸參加接待了習書記，習書記的平易近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比起過往所接待的領導人，這位領導人沒有任何的官腔以及架子，在來訪過程中，語言非常親切實在。

記得那天早晨因爲出海去大堡礁，必須要準備一些拖鞋，方便出行。由於當地的超市一般開門比較晚（早晨九點），我就等在超市門口等待超市開門，第一時間買了拖鞋然後匆匆趕到習書記入住的酒店，到了以後發現代表團的人都已經在酒店大廳等候了，其中一位助手帶有責怪的語氣問我：「倪先生，您怎麼才到，習書記也在等着呢。」我趕緊解釋因爲超市開門晚，要給代表團的所有人買拖鞋，所以才遲到，實在抱歉，耽誤了大家的時間。這時候習書記走過來說：「這怎麼能怪倪先生呢，倪先生是爲了幫我們買拖鞋，方便出行，我們應該感謝才對。」雖然只是簡單的一句話，但是已經讓我感受到這位領導人的親和力。

那天習書記的遊興很高，下海潛水和游泳了將近半個多小時，上船後，由於是當地的船，所以吃的東西也都是一些冰鮮食物或西餐，習書記提出希望能夠在此時喝些白粥，由於船上的廚師也是當地人，並不知道怎麼烹煮，於是我就自告奮勇的去廚房煮粥，因爲船上的條件有限，用的都是電爐，粥底微微有一點點的厚，只好再沖一些開水調稀，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可是習書記並沒有因爲粥有糊味而擺出官架，反而說能在大堡礁的遊船上，喝上類似中國的白粥已經是最大的享受了，並且同時親手夾了半隻龍蝦給我，開玩笑地跟我說再不吃，就給他們（秘書，警衛等）吃光了。

午餐過後，休息了片刻，習書記又提出要去小島邊上去游一會兒，我就陪着習書記下水游了一會兒，然後一起來到小島的沙灘邊上坐着休息，因爲之前下水游泳和潛水都穿着潛水服，這個時候習書記就把潛水服脫了下來，當作坐墊，同時高興的說道要好好享受一下澳洲的陽光，由於我個人比較怕曬，仍舊穿着潛水服坐在他的旁邊，正巧在這個時候，他的秘書拿着照相機過來，就幫我和習書記拍了一張相片，照片上所見，習書記是光着上半身的，而我是穿着潛水服的。

在習書記來訪凱恩斯的期間，我跟習書記有很多的合影照片，這些照片都一直被我珍藏着。今天，習主席在十八大上的那個親切而實在的講話，使我又回憶起了這個照片的故事。

我相信，這次十八大所選出的以習書記爲代表的中國國家領導層，將會是一個更實實在在爲基層、爲人民、爲社會大衆服務、着想的領導層，他們都有着基層社會的生活經歷，了解底層，平易近人，中國將眞正進入一個更貼近基層廣大老百姓利益，全面進步和發展的時期。

（**後記**，無巧不成書，習主席於去年年中出訪時，正好路過凱恩斯做了短暫的停留，我又有幸爲習書記做了接待工作並且安排在我們餐廳爲習主席一行人準備了簡便的工作餐。）

人與事

懷思

王聖思

——紀念父親辛笛百年誕辰

今年十二月二日是父親王辛笛百歲周年。金秋十月我們兄妹四人從各地相聚在一起，參加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於十月十六日舉辦的《王辛笛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和紀念展》。那天一早大雨突然從天而降，北京天氣晴好已十多天了，沒想到在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日子卻天公不作美。據說，北京只要下小雨就會堵車嚴重，而這樣的大雨天更不用說了。老人們的出行會更爲困難，看來今天能前來參加我父親辛笛百年誕辰的老友幾乎都無法成行了。轉而一想，這樣也好，減少了老人們奔波的疲勞和雨天路滑可能造成的危險。

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多功能廳裡，鮮紅底色白字會標鮮明奪目——《王辛笛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幕牆上放映着介紹辛笛生平與創作的視頻，莫扎特的小夜曲在大廳裡優雅地盤旋。來自京城愛好詩歌的讀者、研究者和父親生前友好的後代約八十餘人，濟濟一堂，共同緬懷父親的爲人爲詩。

儘管父輩們是詩友，但不少後代則是第一次相見，有李瑛之女李小雨，已故詩友的後代馮至之女馮姚平、臧克家之女鄭蘇伊，還有我們比較熟悉的「九葉」詩人袁可嘉之女袁曉敏和袁琳等都前來與會。最令我們感動的是，邵燕祥冒着大雨獨自趕來，悄悄地坐在後排，不願影響會議的進程。他說自己耳聾，聽不到別人的發言，而戴上助聽器的話，聲音嘈雜也聽不清，但他執意「到場是為了表達對辛笛先生的敬意」。怕他太累，我們請現代文學館派車提前送老人安全回家休息。

北京紀念座談會由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吳義勤主持。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李敬澤首先作了發言。然後由北京大學詩歌研究專家孫玉石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教授、《看一支蘆葦——辛笛詩歌研究文集》的主編吳思敬，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士傑等分別做了深入細緻的發言，巴金研究會副會長周立民受巴金子女李小林、李曉棠姐弟之託，也在會上回顧了辛笛與巴金的交往。孫玉石最近找到辛笛詩文至今未入集的兩篇散文詩和一篇散文，散文詩《路上》、《碧》是發表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清華周刊》第四十三卷第三期上，「短短的文字裡充滿了對自然寧靜美的感受體悟，洋溢着具象的繪畫美和濃郁詩情」。另一篇幾千字散文《陋巷所見》發表在《民主周刊》一九四五年第八期上，涉及當時的社會現實，展示平民教師的生活狀況。這三篇新發現的佚文讓我們很驚奇——父親一定還有他自己早已記不得的詩文散落在各處，靜靜地等待着研究者們的發掘。北京的座談會開得正式而嚴謹。

中國現代文學館同時舉辦的《九葉詩歌擎旗人——王辛笛百年誕辰紀念展》也在當日開幕，展出了父親生平創作的照片、文字、藏書、作品、手稿，友人贈送的字畫、文物、書信等數百件，是從我們捐贈的二萬餘件文獻文物中挑選出來的。父親生前面對滿屋子的書報信件文獻實物，曾關照：「身外之物——捐掉！」我們理解他的心意——希望把身外之物捐贈給巴金倡議建立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於是一切照辦。展覽中有父親閱讀過的明清古籍，十九、二十世紀版本的外文書籍，有錢鍾書、蕭乾、「九葉」詩友的信函墨跡，有姚茫父的《瀟湘水雲圖》、謝稚柳的《荷花圖》等，有王褆（號福廠）、臺靜農、王端、胡問遂、趙冷月諸多書家的墨跡等，有文物明末清初的彩瓷碗、清代早期壽山石送子觀音像、清道光陳國治刻王羲之愛鵝的硯屏等，琳琅滿目，令參觀者們驚嘆。

一周後十月二十三日上海作家協會、上海文學基金會、民盟上海市委、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四單位聯合舉辦了《辛笛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氣氛熱烈而活躍，與父親生前多有交往的老中青友人紛紛發言，九十八歲高齡的徐中玉、九十四歲高齡的錢谷融都講話懷念父親，盛讚父親爲人的眞、爲詩的美。詩人、作協副主席趙麗宏深情回憶了他與辛笛的多次接觸，不少老詩人如聖野、冰夫、寧宇、謝其規諸人，還有許多中青年詩人、研究者、讀者爭先發言，也有的熱情洋溢地朗誦自己剛寫就的懷念詩歌，在大家的講述和記憶中，彷彿父親又帶着他慣有的微笑和睿智的詩句面對着大家。會後一些與會者爲沒「搶」到發言而深感遺憾。

京滬兩地的紀念活動都贈送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十月剛出版的《辛笛集》五卷本，內中精選了父親的現代詩兩集，即《手掌集》和《手掌二集》，舊體詩一集《聽水吟》、散文兩集，即《夜讀書記》和《長長短短集》。同時贈送了北京學苑出版社剛出版的《看一支蘆葦——辛笛詩歌研究文集》，分爲「歷史評價」、「詩藝研究篇」「作品鑒賞篇」三部分，收入了一九四八年以來的研究文章七十餘篇，作者有唐湜、余光中、瘂弦、邵燕祥、謝冕、孫玉石、葉維廉、張曼儀、黃俊東、梁秉鈞、游友基等六十餘位港台及大陸學者和詩人。精緻清新的封面設計，內涵豐富的兩套書，讓愛書的獲贈者感到心滿意足。

父親和巴金老人有着七十餘年的交誼，十二月一日巴金研究會擬爲巴金的老友舉行《懷思——紀念辛笛先生誕辰一百周年詩歌朗誦會》，這是帶有民間性質的活動，原考慮會場設在巴金故居，請熱愛詩歌的讀者在網上報名認領辛笛的詩歌，然後到會上來朗誦。現在因人數頗多，故居的草坪容納不下，改在上海作家協會大廳舉行，可以想見屆時也一定詩情湧動、詩意騰騰。

父親的百年誕辰並不寂寞，而他的詩歌永留人間。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感動。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於上海西南一隅

王辛笛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會場　王聖思圖

《天才的基因》：嚴謹與力量

盧國斌

燈下集

兩年前的一個午後，我沐浴着暖陽獨坐在福州西湖一個露天咖啡座內。當杯中藍山一寸寸淺去直至空留唇印時，手上的《異類》和《哪來的天才》剛好翻完。此時，南國最後一抹斜陽穿過柳梢映照在金鱗搖曳的湖面。我起身伸了個懶腰，凝望着對岸湖邊漸次點亮的霓虹燈。小野麗莎慵懶的呢喃仍在耳邊輕聲飄蕩，而我心裡卻漸漸迴響起激昂雄壯的《英雄交響曲》。

激動之餘我拿出手機打給遠在泉州的好友：「你覺得天才有幾成靠的是遺傳？」面對這個沒頭沒腦的問題，他遲疑了一下，然後很肯定地回答我：「九成，至少的。」晚上單車騎行十公里回到家，我不及沖涼就立即上網訂購了這兩本書給他寄去，半個月後他打電話來告訴我：「書我認眞讀完了，作爲一名有六年教齡的人民教師，我以我的教育經驗負責任地告訴你，這兩本書講的都很有道理，但我向你保證，天才八成是遺傳的。」

其後幾周，我向身邊不少朋友推薦了這兩本書。他們的反應相差很大，多數人和我一樣覺得「提氣」、「振奮人心」，但仍有人質疑書中的理論，理由是缺乏足夠的實例和實驗數據支持。而此刻，當我讀完這本《天才的基因》，尤其是看到它那在暢銷書中罕見的厚厚的附錄和參考文獻，我突然很想打電話給人民教師：「喂，你小子的『八成』遺傳論要不要考慮再往下調調啊？」

從《異類》、《哪來的天才》到《一萬小時天才理論》再到《天才的基因》，「一萬小時天才理論」著述不斷且本本熱賣。與「不惡俗，就在惡俗路上」的成功學書籍截然不同，「一萬小時天才理論」體系主要通過對一系列西方科學界智能和卓越成就的實證性研究的總結，闡述一個古老而無比強大的道理：天才源自訓練。該體系的理論核心是「一萬小時定律」，即「人們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並非天資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只要經過一萬小時的錘煉，任何人都能從平凡變成超凡。」《天才的基因》在前作的基礎上，再次強調了精深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另譯作刻意練習）的重要性；補充了大量較爲詳實的第一手論據；在微觀操作層面作了進一步的解構和細化；同時對在個人發展、社會關係和科學育兒等方面的應用進行了拓展。

這個理論體系其實不是西方原創的，早在兩千多年前，莊子就用「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和「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等精闢而形象的描述指出了通往天才之門的康莊大道。即使是歐陽修筆下的賣深吊絲賣油翁，也能在接受高富帥滔滔江水般的景仰之情時，低調而瀟灑地丟下一句：「我亦無他，惟手熟爾。」

既然如此，爲什麼天才永遠只是少數人呢？牛頓一語道破其中緣由：「天才只是長久的耐苦。」當堅持訓練的苦大於樂時，我們就幾乎不可避免地開始動搖，以至最終放棄。

事實上，動力和耐力不足往往是導致訓練半途而廢的直接原因。追求卓越的激情固然可貴，但細水長流的成就心態和穩定的執行力更有利於遠大目標的達成。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需要的不是成功學這樣的精神鴉片，而是建立在理性和實證基礎上的嚴謹指導。就像在暗夜中摸索前行的旅人，一味趕路難免身陷迷途，此時抬頭仰望天邊靜穆的北極星，或許將給我們帶來清新而永恆的力量。

飲食男女

三亞老虎魚

徐妙卿

來到同事小濤在三亞的家，那眞是一個美麗的地方，除了有椰風海韻的迷人風光，還有生猛的海鮮，令我這個吃貨雀躍不已。靠海吃海的海南，擁有中國最大的海域面積，這裡的海鮮最生猛。聽說老虎魚粥很美味，我一下子被吸引了。

老虎魚學名刺魨，是河豚的同類，名字乍一聽讓人心生畏懼。老虎魚受到外力刺激的時候，會豎起身上的刺，漸漸膨脹起來，最後像個渾身長刺的球。

漁民們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是他們的祖輩最早開始食用這種老虎魚的。歷史上由於窮困和被歧視，蜑家人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老虎魚不僅骨頭多，肉少，而且渾身長滿難以去除的長刺，如此形同雞肋的食物，也只有蜑家人能接受了。老虎魚主要生長於中國南沙、東沙、西沙深海流域一帶，平時棲身於岩礁區域和海藻叢生之處。近年來人們逐漸地發現了老虎魚的一些營養保健作用，它全身是寶，魚肉搗碎熬煮可以做魚粥；魚頭魚骨富含磷脂，是補腦的上品；新鮮魚血營養豐富，能夠提高人體免疫力。老虎魚不但富有很高的營養價值，而且藥用價值也非常可觀，魚肉具有清熱解毒的功效，魚皮富含維生素E和多種氨基酸，屬於食物補充膠原蛋白的首選。通過煲湯和煲粥，老虎魚還具有健胃養腎，美容美顏，調理身體平衡等功效。它一下子受到了追捧。

想喝到美味的老虎魚粥，是要費一番工夫的，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除去老虎魚滿身堅硬的刺。漁民們有個好方法，將宰殺後的老虎魚，先用開水燙一會兒，再經過冷凍處理，等魚皮變硬，就可以拿鉗子小心翼翼地把刺一個個拔出來。這可是個考驗人耐力的慢工細活，熬粥時也有訣竅，米下鍋後，先用文火慢慢煮，不斷攪拌，熬到剛好有膠質時，立即加入剁碎的魚皮和魚肉。熬煮一個小時左右，鮮香濃稠的魚粥就出爐了，嘗一口，齒頰留香，果眞十分鮮美。當地漁民喜歡稱呼老虎魚另一個名字「刺鮑魚」，意思是這種魚鮮美程度不亞於鮑魚。小濤帶我坐着穿梭於漁排和港口間的小船，體驗了一把水上人家的別樣生活，我們是在漁排前直接把最生猛的老虎魚從大海裡點出來的，這可是都市的大酒店裡無法享受到的新鮮。

文史叢譚

文人筆下螃蟹的別稱

陸茂清

自古以來，文人墨客與螃蟹結下了不解之緣，以其對蟹的細微觀察和豐富想像，賦予了種種形象貼切的別稱。

「尖團」。蘇東坡《尖團》詩：「堪笑吳中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詩中的「尖團」兩字，包括尖臍和團臍即雄蟹與雌蟹。雄蟹的腹甲肚臍呈尖形，稱尖臍；雌蟹的腹甲肚臍呈圓形，稱團臍，合稱「尖團」。唐・唐彥謙《蟹》：「漫誇豐味過蟾蜍，尖臍猶勝團臍好。」宋・沈偕《蟹》：「團雌還卻勝尖雄。」陸游《小酌》：「團臍磊落吳江蟹。」《紅樓夢》第三十九回中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詩文裡的尖臍或尖代稱雄蟹，團臍或團代稱雌蟹。

「內黃侯」。因蟹的甲殼內有橘黃色膠狀物體，稱之爲蟹黃，不只營養豐富，且其鮮美勝過蟹肉，故戲封爲侯王稱「內黃侯」。宋・曾幾《謝路憲送蟹》詩：「從來嘆賞內黃侯，風味尊前第一流。」

「郭索」。漢・揚雄《太玄銳》：「蟹之郭索，心不一也。」宋・司馬光集註：「郭索，多足貌，躁動貌。」是指螃蟹爬行的樣子，亦指蟹爬行時發出的「郭索郭索」聲音。宋・張端義《貴耳集》：「廬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來酒邊。」唐・陸龜蒙《和襲美見寄海蟹》：「自是揚雄知郭索，且非何胤敢餖饵。」清・趙翼《醉蟹》詩：「霜天稻熟郭索行，雙螯拗折香珠杭。」

「無腸公子」、「無腸」。晉・葛洪《抱扑子》：「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唐・馮贄《雲仙雜記》中有類似說法：「蟹曰無腸公子。」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蟹」作解釋云：「以其內空，則曰無腸。」是說因爲蟹殼裡沒有腸子，故名。唐・唐彥謙《蟹》詩：「無腸公子固稱美。」《紅樓夢》第三十八回：「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

「介士」。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蟹》：「以其外骨，則曰介士。」是說螃蟹的體表滿是甲殼，如同穿着鎧甲的介士，即甲士，武士。螃蟹橫行的本性，吳承恩的《西遊記》第六十回裡在「介士」前加上「橫行」兩字：「生自湖中爲活，傍岸作窟權居，蓋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橫行介士。」

「橫行」、「橫爬」。以螃蟹橫向爬行貌得名，《本草綱目・蟹》：「以其橫行，則曰螃蟹。」唐・皮日休：「有骨還用肉中生……海龍王處也橫行。」唐彥謙《蟹》：「無腸公子固稱美，弗使當道禁橫行。」由於螃蟹橫行無忌，常有用以比喻壞人橫行霸道，清・李漁《愼鸞交》：「不戴烏紗官名在，人人見我稱員外。任橫行似蟹，沒人來布擺。」上海人因蟹是橫着爬行的，習慣叫它「橫爬」。

「八隻腳」、「八足」。螃蟹生有兩隻大螯，及四對附屬肢即蟹腳，依靠這八隻腳走路移動，江、浙、滬地區往往稱其爲「八隻腳」，也叫「八足」，《紅樓夢》第三十八回，「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